民國叢書

第五編

·68·

歷史·地理類

義和團運動史　陳捷著

義和團運動與辛丑和約　陳功甫編

庚子國變記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

庚子西狩叢談　吳永口述　劉治襄記

上海書店

義和團運動與辛丑和約

陳功甫編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再版

庚子西狩叢談

【全書一厚册實價貳拾元】

口述者　吳興吳漁川
筆記者　蘭溪劉治襄
出版者　茗溪漁隱
經售者　道德書局
上海霞飛路嵩山路
電話八二七七四號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

義和團運動與辛丑和約目錄

義和團運動與辛丑和約

第一章　義和團之起

一　義和團起事前之政治背景

初，中日戰爭後，割臺灣，輸賠款，各國紛紛效尤，瓜分之說，喧騰國外。德宗英年親政，急思發憤圖強，而帝師翁同龢，尤力主變法，乃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公歷一八九八年）下更新國是之詔。復召見康有爲於頤和園仁壽殿，諮詢革新政略，遂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並先後擢用其徒梁啓超，及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參與新政。自是年四月至七月，督責中外大臣，實行新政之詔，凡數十下。其大端如廢八股及詩賦，改試策論經義，以搜求人才；設京師大學堂，命各省府州縣，籌備高等中學小學，兼習中西科學，以養成後進；變通武科，廢

止弓石，改試槍礮；變更兵制，命京營兵改習洋操，以整頓武備；命各省督撫，裁撤冗兵，力行保甲，以節餉需；開辦中國通商銀行，以活金融；設礦務鐵路及農工商總局於京師，命各省設立商會，以提倡實業；裁撤駢支衙門，以省經費；廣開言路，命各省藩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等官，由督撫原封呈遞，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以達下情；有能著新書製新器者，國家給以優獎，保其專利；有捐貲自辦學堂者，優與獎勵，以提倡文化；當時耳目，煥然一新。

當舉行新政之際，朝臣分新舊兩派，舊派以帝進用新派，恐不利於己，因日短帝於孝欽太后前，而宮廷之間，嫌疑頓起，太后遂日謀廢帝。密令直督榮祿，諷御史李盛鐸，奏請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蓋欲至津脅帝而廢之也。事未發，會帝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嗣同查歷朝成案，將據以請於太后，赴見頤和園。太后大怒，以帝為輕躁浮動，紊亂祖制，叱其謬誤，遽自頤和園還宮，下詔垂簾訓政，並幽帝於南海之瀛臺。瀛臺四面環水，一面設板橋通出入，太后命李蓮英選親信太監監守之；帝之太監，或處死，或發往軍臺，無一存者。

時太后欲乘是卽行廢立，因令軍機密電南省各督撫，徵取同意。兩江總督劉坤一，廣東

布政岑春煊，及南洋羣島諸華商，皆抗電力爭；坤一電語尤激，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語，其謀乃止。因捕康梁之黨，而有爲先出京，啓超亦已走，乃收御史楊深秀，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有爲之弟廣仁六人，殺之。一時與新黨有連者，如尚書李端棻，侍郞張蔭桓，徐致靖，四品京堂王照，三品卿銜黃遵憲，湖南巡撫陳寶箴等，皆獲罪，或發遣，或革職；並奪前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職，交地方官嚴加約束。而於帝前所頒行新政，無論是非，一律停能復舊。光緒二十五年（公歷一八九九年）廢立之議復起，欲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爲皇帝。康梁等在海外聞之，聯合華僑，立保皇會，致電政府力爭，淸廷懸賞購拏，上海紳商，知府經元善等三千餘人，蔡元培，黃炎培等，及海外僑民數十萬，亦相繼電爭。太后不得已，乃詔立溥儁爲大阿哥，以承繼穆宗之後，而廢立之謀乃寢。

先是，太后之謀廢立也，外人頗持異議，太后意憤甚，日夜圖攘夷；載漪因其子立爲大阿哥，屢諷各國公使入賀，不應，且有違言，亦憤甚；大學士剛毅，夙有嫌於帝，亦因而並仇外人；卒以釀成義和團之變。且其時各國對中國割讓租借採鑛築路之要求，紛至沓來，早激起一般

人民愛國嫉外之思。又在內地之天主教徒，乘中國國權衰弱，凡關於教徒與平民爭訟，其宣教師不問教徒之曲直，均予以極端援助，訴於駐北京本國公使，使直接與總理衙門交涉，不達其所欲不止。總署避煩累，屢飭地方官吏，關於教徒爭訟，曲保護其利益，免致貽累政府，而地方奸民，又故投教會為護身符，以欺壓平民。由是各省民衆，無不視宣教師與教會如蛇蝎，深與義和團宗旨表同情，而大難旋作矣。

本節參考書如左：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一及卷四

王无生述庵祕錄光緒帝之幾廢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戊戌政變

二　義和團起原

義和團或稱義和拳，原出於白蓮教；白蓮教之名，始於元之韓林兒。明之末造，教首徐鴻

儒，起事不成；及清入關，教徒中途有抱復明宗旨者。乾隆末年，白蓮教紛起四川湖北，蔓延河南陝西甘肅諸省，勦撫八年，始歸平定。嘉慶十八年（公歷一八一三年）教首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等，以恢復明祚爲名，聚衆起事，一時震動畿輔。及敗，其教被嚴禁，遂分爲天理八卦二派，而義和團之名，亦起於是時。義和團爲八掛教之一派，稱義和門，旋改稱梅花拳大刀會等名目，其黨仍蔓散各省，而以山東爲最多。咸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話；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則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黃飛虎、黃三太、關帝、二郎神、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等，其所依據，則西遊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北中所常演之劇也。其禮神以頂著地，叩首三十六。煉術有渾功，清功；渾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渾功避槍礮，清功能飛升，然習者利速成，多渾功也。臨陣，背小黃紙畫像，有首無足，銳指，頭四周有光，耳際腰間，作狗牙詰屈狀，不名何神，心以下，書一行，文曰：雲龍佛前心；玄火神後心。誦咒曰：左青龍，右白虎，雲龍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謂誦

此，則出入槍林彈雨之中，便可不為所傷；然誦聲未絕，輒中彈斃，其術率不驗。

時更有所謂紅燈照者，與之相輔而行。其黨皆十餘齡幼女，紅衣袴，挽雙丫髻，稍長者盤高髻；左手持紅燈，右手持紅巾，及朱色摺疊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設壇授法，集閨女數十輩，環侍受法，四十九日術成，稱大師姐，轉教他女。相傳術成後，持扇自扇，漸起漸高，上躡雲際，擲燈下，其從嫗拾繳壇內。女身植立空際，漸化為明星，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遠，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貫魚。女子自言：能於空中擲火焚民居，呼風助火，焚無餘，時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懸紅燈，迎紅燈照仙姑也。（時其中最著名者為黃蓮聖母；聲言其師命之下山，助義和團。凡煉紅燈照者，均須遵其法旨，如有違拗，定遭天譴，因是奉以為師者，日見其衆。實則所謂黃蓮聖母者，乃天津侯家后妓女，本名黑兒，曩年曾為繩妓，平時行走江湖，凡各種拳棒，以及一切戲術，皆能之。嗣因憚於跋涉，遂入侯家后為妓，與拳首張德成等，皆係素識。復因頂開妓院，折虧巨款，遂與張謀，四處散布謠言，謂有仙人降於某處，紅燈照即其所傳。一面遷居茅蘆中，故作樣聳人觀聽，服飾則有如道家所穿，惟遍體皆紅，雖底衣亦以大紅綢為之。又

復時演各種奇異戲術。愚民等少見多怪，遂爲所惑，各處傳布，凡大師姐等，均不遠數百里而往，以得拜門下爲幸。「見吉田良太郞紅燈照助匪記」）又有沙鍋照者，以饗神團，人挾一鍋，遇拳衆戰時，折薪淅米，炊飯饗之；沙鍋僅如巨鉢，自言飯百人不盡，此團皆乞丐也，沿門索米濟軍，無敢拒者。又有青燈照，則皆青年孀婦爲之，術與紅燈照相同，每夜必於空中升放青燈，以顯其技焉。

義和團之禍，成於黨首張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祿所曾奏保者也。德成爲白溝河人，業操舟，往來玉河西河間。時義和團已傳至靜海縣之獨流鎭，有童數輩方習拳，德成覘之而笑，衆詰之，德成曰：此僞神拳也。衆叩其術，德成乃取一秫稭，以黃紙擲地上，令衆拾之，壯夫數人不能舉，羣大驚，羅拜曰：眞神師也。擁之入宅，設壇焉，遠近拳衆爭來附，遙受節制，德成居獨流，聲勢甚雄。曹福田爲天津拳黨之魁，其自署門牓，曰署理靜津一帶義和神團，蓋以本任屬德成也。福田爲天津靜海縣人，本遊勇，嗜鴉片，無以自存，乘亂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樓，詢租界何處，士人言東南方，卽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樓燬矣；果東方烟起，萬衆悚然，蓋適河東

民居被焚也。既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馬上指揮令起立，曰：無須跪也。聞拳壇令闔郡持白齋，諭無須言我亦飲酒食肉也。聞洋貨多被燬，亦云無須，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云。（時拳魁張曹而外，更有李來中者，尤具大志。李陝人，少長卽知籠絡人才，故歸之者甚衆。通奇門奧理，且有深心，故陰謀數載，未嘗發覺。及探知東撫毓賢，憎惡洋人，遂偕黨目往山東，與王湛波聯合。毓賢喜甚，餽以牛酒刀械，李遂煽王閤族，大倡教門團練之說，託言神人傳授符咒靈怪詭譎，遠近附之。李知大勢已成，急囑其黨用扶淸滅洋字樣，以投時好，己則歸回本籍，日講團練，以待運會，無如會多黨雜，遂致覆潰。曹張均隸李下，張嘗自命爲洪秀全，而目曹爲楊秀淸，李聞而笑曰：然則諸君將何以位置不才耶？曹答以弟輩不過戲言，何敢與公比；且洪楊卽健者，又豈若公之聖武英明，神靈首出，爲天上人耶？李乃顧左右而言曰：使吾得志，則毓賢輩殆卽吾之洪承疇吳三桂乎？張曹等皆鼓掌稱賀。「見吉田良太郎義和拳始亂記」一）

本節參考書如左：

羅惇曧拳變餘聞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義和拳始亂記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紅燈照助匪記

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三 義和團之得勢

義和團之禍，成於載漪剛毅，而始於李秉衡毓賢。先是，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九五年）秉衡巡撫山東，仇視西人，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心許之，坐視其滋長。二十三年，（公歷一八九七年）大刀會在在興謠，行將焚教堂殺教士，秉衡不之禁，且許爲義民；教士乞援地方官，官知秉衡意，不之理。是年十月，大刀會殺二教士，德人請褫秉衡職，清廷不允，轉秉衡督川。德人滋不悅，向總署爭辨，乃命開缺；德人堅謂不足蔽辜，卒革職去，秉衡以是益切齒西人。秉衡與毓賢交善，毓賢依剛毅爲護符，三人皆痛憾外人，峻拒變法。光緒二十五年，

（公歷一八九九年）毓賢補撫山東，循秉衡之舊，護大刀會尤至，會首朱紅燈倡亂，隨處與教民爲難，毓賢飭各州縣，凡教士來函，悉視爲廢紙，會衆遂高張保清滅洋旗，滋擾益甚。毓賢懼，委濟南府盧昌詒帶兵往，會衆知虛聲恐嚇，愈事猖狂，並殺清兵二十餘人，傷三十餘人。然毓賢不加懲創，反欲參昌詒，以統領袁世凱與藩臬兩司代爲乞情，始免。旋又出示改大刀會名爲義和團，團衆肆其焚掠，教民被擾者，不可勝計。總署以法使請令毓賢保護，毓賢均置不問，法使屢責總署，乃召赴北京，以袁世凱代爲巡撫。

袁世凱既抵任，毅然以調和民教，緝辦拳黨爲務，出示剴切曉諭，先後至十餘次之多。時拳黨出沒於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間，勢張甚，世凱派員督隊往捕，並令道府各屬懸賞購緝，先後拘獲朱紅燈等，均置之法，不數月而拳勢大衰。山東境內不能容，乃竄入直隸，直督裕祿不之禁，勢益蔓延。光緒二十六年（公歷一九〇〇年）三四月間，天津京畿一帶，呼朋引類，愈聚愈多，拳廠壇場，所在皆有，日惟向教民村莊及教堂等處尋釁爲事，殺其人而焚其居，幾視爲事所應有，無足重輕。裕祿亦漸加崇信，凡以義和團三字名帖進謁者，直與分庭

抗禮拳衆頭目，如曹福田張德成等，裕祿且公彙其名入奏，加以考語，爲異日錄用地步，政府亦優詔答之，於以見當局之昧昧矣。

方拳衆設壇練拳氣勢劇盛之時，值易州淶水縣鄉民某與天主教徒訟敗，大惹拳衆之憤，將起焚殺之暴舉。教堂告急督署，裕祿急派馬隊楊福同，率衆前往鎮壓。至則教堂已焚，教徒六十餘人被殺害，福同諭以大義，責其狂暴，卒致開戰，福同擊斃拳衆十八名，餘衆悉散，此四月十九日事也。翌日，拳黨復來襲，斃十餘名。至二十三日，拳衆悉變裝束，衣紫衣，頭腰皆裹紅帶，屢挑戰，福同追擊之，至一村落，伏衆悉起，福同所統之騎悉被屠殺，遂乘勝進逼北京。二十九三十等日，連焚琉璃河鎮長辛店盧溝橋豐臺各車站，並破壞其鐵道電線，而北京保定間之聯絡，遂完全斷絕。

京保交通既斷絕，長辛店保定之外人，悉倉皇走北京。駐北京各國公使，強請招近海各國水軍入京護衛使館，總署不得已許之，端郡王載漪大怒，盛倡利用義和團以張國威之說。時軍機大臣榮祿在病假中，連上七奏，請嚴勦拳黨。載漪剛毅徐桐及刑部尚書趙舒翹，禮部

尙書啓秀等，皆力持反對。榮祿入朝面爭，太后不得已，乃派剛毅舒翹，馳赴涿州，諭解拳衆。剛毅至涿州，拳黨勒令跪香，語多欺罔，剛毅令舒翹隨同禮拜，舒翹雖心知其妄，然以剛毅力貴顯，不敢立異。遂回京覆命，言拳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太后信之，密令招集入京，召見大師兄曹福田，奬其義勇，兩宮由西苑遷入大內，自瀛秀門至西華門，沿途排列拳民護衛，太后賞銀二千兩，慰勞有加。於是親貴爭相信從，設壇建醮，棡場殆徧，香煙滿城，結爲黑霧，王公府第，大公主邸，皆招拳衆入居之，謂之保護，滿漢各營卒，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本節參考書如左：

羅惇曧拳變餘聞

李杕拳禍記奸臣誤國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東撫袁慰帥勦匪記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拳匪焚毁京津鐵路記

四　朝議之爭持及北京大焚殺

義和團既得勢，焚掠時聞，直隸提督聶士成，率武衞全軍，拒之於落垡，殪其黨四百八十餘人；載漪等大怒，旋下旨責士成過激，命返蘆臺。五月十三日，召董福祥率甘軍移紮京城。十四日，命載漪管理各國事務衙門，啓秀溥興徐桐等，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政權悉落排外派手。初，董福祥爲甘肅提督，於光緒二十四年（公歷一八九八年）入京，其部衆嘗加害外人，至是各公使要求董軍屯於距京五十里以外地，董深憾之，故甘軍之排外，與拳衆無異。十五日，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屍於道。同時拳衆於右安門焚教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教堂，城門晝閉，北京大亂。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城最繁盛處，拳衆縱火焚四千餘家，數百年精華盡矣。

時拳衆橫行，莫敢捕治，載漪等倡言圖攻使館，盡殲之。太后召大學士六部九卿議，諸臣

相顧逡巡，莫敢先發。吏部侍郎許景澄，首言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聲振殿瓦，太后怒目視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亦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語雜閩音，太后未盡晰，姑置之。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言曰：此義民也，臣自通州來，通州無義民不保矣。載漪載濂，均言長萃言善，人心不可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皆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徧啓釁，必無倖全。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剿回大著勞績，夷虜不足僇也。帝言福祥驕而難馭，各國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閉後，每見臣工，恆循例三兩言而止，絕不言政治，是日獨峻切言之，蓋知啓釁必足亡國也。侍講朱祖謀班在後，力言福祥無賴，萬不可用，若必命將，則袁世凱可，拳匪亂民，必不可用。載漪叱之。載漪語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載漪剛毅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聞者皆歎息，然皆畏禍，莫敢言云。

各使館既紛紛乞援，然兵少不敢進，至落垡而還。太后復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議，帝謂我國積弱至此，兵不足戰，因亂民以徼倖求勝，庸足恃乎？載漪謂義民據忠憤以衞國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國恥，乃目爲亂民而誅之，人心失，將不足以爲國。帝謂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兵利，亂民豈足當之？奈何以民命爲戲？太后慮載漪辨窮，乃問戶部尚書立山，思得一言以助載漪。立山謂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載漪憤然，斥立山與夷通，太后兩解之。次日，復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內閣學士聯元，力言不可，載漪詆爲懷貳心，太后怒，命斬聯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學士王文韶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盡兵單，今偏與各國啓釁，衆寡強弱，顯然不侔，將何以善其後，願太后三思。太后怒而起，帝持許景澄手而泣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陽慰解之。

太后既罷朝，遂決意主戰，載漪、載勳、載濂、剛毅、徐桐、崇綺、啓秀、趙舒翹、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贊之，因下詔褒拳衆爲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旋派載勳

剛毅爲總統，比於官軍，然拳衆專殺自如，載勳剛毅不敢問。都統慶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載漪素暱慶恒，不能庇也。尙書立山不附載漪，侍郞胡燏芬，學士黃思永，通永道沈能虎，皆以談洋務著稱，拳衆皆欲殺之，燏芬逃，能虎以賄免，立山思永並下獄，指爲通夷。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主事楊芾，皆指爲敎民，被傷幾死。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酋誅，中國強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拳衆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攻月餘，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武衛軍與拳衆混合，恣意刦掠，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尙書陳學棻，閣學貽穀，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張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穀，皆附和拳衆，亦不免也。溥倫等爭告榮祿，榮祿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掠一空。

本節參考書如左：

羅惇曧庚子國變記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拳匪之亂

李秋拳禍記政府被惑

李秋拳禍記拳黨橫行

第二章　聯軍陷京津

一　大沽礮臺之陷落

初，京津鐵道破壞之時，駐京各國公使，恐形勢不穩，各向停泊大沽之各國軍艦，請派兵入京，以資保衞。英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薛慕爾，以五月十四日，率英美俄日德奧意法八國之陸戰隊二千餘人，由天津鐵道向北京進發。同日至楊村，以鐵道破壞，隨行隨修，頗形狼狽。翌日黎明，拳衆約百人來襲，被聯軍擊斃三十餘名。十八日，開軍至郎坊，拳衆復來襲，殺意兵五人，直逼火車，持矛猛刺，聯軍急發槍，殺百餘人，拳衆始退。午後至落垡，汲水英兵，爲拳衆所圍，薛立喚英俄日法兵馳救，拳衆不能支，斬其百餘人，獲大捷。十九日，拳衆破楊村以南之鐵道，以斷聯軍與天津之聯絡，而聯軍遂困於楊村郎坊間，成進退維谷之勢。

方聯軍之被困也，同時拳衆攻天津租界，各國停泊大沽軍艦之海軍將校，乃協議決定

先佔大沽礮臺，以爲制勝地步。（時各將校協議，決定方針：「一」我等以保護同胞之生命財產爲目的，取平和之防禦態度。「二」目下本國尚與中國政府保全和平，故我等決非對於中國政府進軍。「三」今次進軍，專以討伐義和團爲目的。「四」爲保護同胞生命財產，助中國政府，剿討拳黨；若中國政府不剿討時，列國自當剿討之任。「五」我等之行動，限於交通不遮斷時，須得各國政府之同意；又關於各國一般利害時，須取共同一致之主義。「六」事務迫切，無暇與本國商謀之時，我等以協議決定；有暇時，須與本國海軍長官商謀。「見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八國聯軍入京之禍」）二十日，聯署致書礮臺守將羅榮光，略謂：貴國兵來者日衆，臺上又添置巨礮，如此舉動，於我西人代平拳亂一事，實有不便，因請將貴礮臺暫借敝軍看守，限期交臺。而榮光答以非直督命，決不將礮臺讓與，若欲強要，卽行礮擊。各國以所請不得要領，同日午後，英俄陸戰隊各二百名，德百餘名，日本三百餘名，皆由塘沽登陸。入夜，聯合艦隊，亦羣向礮臺前面發礮，與陸戰隊同時進攻。大沽礮臺，在白河口南北，鹽田之東，北岸礮臺有二，稱第一礮臺，第二礮臺；南岸曰南礮臺。是地爲水道入京咽喉，內港外港，阻

險可守，港外有洲，水極淺，離臺尤遠，滿潮時亦不過六七尺，輪船入口，頗非易易，兵艦尤不易馭近，洵爲天然要隘，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入者也。時陸戰隊聞礮聲，遂進攻第一礮臺之背面，俄兵當第一線，英德兵當第二線，日兵當第三線，然自塘沽至大沽，路皆泥淖，艱於步行，而礮臺復彈丸雨注，第一線第二線兵，皆逡巡莫敢進。惟日兵奮勇爭先，以野礮二門爲中心，左右作縱隊，衝英俄德兵而前，直達礮臺下，英俄德兵見日兵之勇，亦相繼漸進。日兵殊死戰，攀壘登臺，第一礮臺遂陷。旋據第一礮臺，猛攻第二礮臺，登時下之，而南礮臺亦爲陸戰隊所佔領。於是日軍據第一礮臺，英軍據第二礮臺，俄德軍據南岸礮臺。淸兵在臺者約萬人，受彈死者甚多，其餘力不能支，紛紛遁去；而海容巡艦與魚雷船四艘，亦俱爲英軍所奪，此二十一日事也。

大沽敗報達北京，排外黨大怒，遂公然與拳衆聯合。時薛慕爾所率之聯軍，方困於楊村郎坊間。二十二日，董福祥率甘軍攻楊村，戰半時敗退。薛慕爾以董軍與拳衆分扼前後，進京之路，水陸俱窮，且法軍乏糧，他軍缺彈藥，惟回津之計可行。而津道亦毀，乃以傷兵置一舟，輜

置別置三舟，軍士則遵陸徒行，美兵在前，德兵爲殿，水陸並下。行際，聞天津礮聲隆隆，不知租界曾否破陷，軍士憂之，比晚宿田間。二十四日，復起行，美軍報前村有紅旗，未轉瞬，槍彈已來，聯軍開礮，淸軍還擊，傷聯軍後隊數人；復前行，又遇淸兵，盤踞左近村莊，爲聯軍擊退。二十五日，淸廷下詔宣戰，聶士成軍，卽於是日拒薛慕爾軍於北倉南倉間，薛軍苦戰三時，死傷甚衆，卽夜棄北倉，依白河堤而退。二十六日，薛軍占據西沽堡壘，閉門不應戰，而聶軍攻之益急，薛慕爾乃遣人告急於大沽。大沽聯軍，隨派俄兵二千，英兵一千五百，德兵五百赴援，途中遇士成軍，且戰且進，二十七日抵西沽，與薛慕爾軍會。六月一日，聯軍攻北洋機器局，占領之，奪武庫槍礮，焚火藥庫，率全軍退還天津租界，然薛慕爾軍自五月十四日出發，至是已半閱月矣。

本節考參書如左：

李杕拳禍記大沽失陷

李杕拳禍記薛軍敗績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聯軍攻陷大沽礮臺記

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八國聯軍入京之禍

二 下詔宣戰

先是，拳勢之方熾也，首禍諸人，叫囂桀突，九卿科道，紛紛陳攻館之策。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三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櫬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尙書啓秀，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曾廉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館，必盡淹斃之。學士彭靑藜御史劉家謨，請詔義民所至，按戶搜殺，以絕亂源。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礮不燃，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徐道焜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滅。陳嘉言謂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戮之，時不可失。郎中左紹佐，請僇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主事萬秉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卹。當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廷臣附和者既衆，載漪遂令拳衆燒順治門

法國教堂，甘勇縱火翰林院，冀以延燒使館。五月二十五日，遂下詔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筆也，其文如左：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陵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辱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猶不肯開衅，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郵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

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知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饟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

右詔以外人索大沽爲詞，而大沽則已於先二十一日失守，羅榮光至天津仰藥死。然直督裕祿，竟以大捷報，太后及載漪皆喜，發帑金犒將卒。並詔：我華與各國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決裂，恃其堅甲利兵，攻我大沽礮臺，又由紫竹林分道出戰。經裕祿四處分應，我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槍礮相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擊壞兵船兩艘，殺敵

不少，衆志成城，民心旣固，兵氣亦揚，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着先行傳旨嘉獎，俟事定後，再行加恩。爾團民等當同心戮力，禦侮效忠，始終勿懈，朕有厚望焉。又詔：現在中外已開戰釁，直隸天津地方義和團，會同官軍，助戰獲勝，業經降旨加獎。此等義民，所在皆有，各督如能招集成團，藉禦外侮，必能得力，如何辦法，迅速復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云云。京津相距咫尺，而閧蒙若是，宜終至於僨事也。

本節參考書如左：

羅惇曧庚子國變記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卷一

佐原篤介拳匪紀事卷一卷二

三　南省保衞及排外風之蔓延

北京之戰局旣開，東南各省督撫，洞悉大局者，均以保全本省之安寧秩序爲務，不與聞

戰事。山東爲拳衆發源地，巡撫袁世凱，素持剿討主義，凡頑固黨所奏請，悉視爲僞政府命令，不奉行；部下軍在直隸者，悉召歸本省，任保護外人，剿討拳衆之務。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互相協議，視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之上諭爲僞詔，不應命，各省一致，以正式公文，通知上海各國領事團。並由坤一聯絡之洞，派上海道員余聯沅，與各領事商訂保護南省商教章程九條。其文如左：

（一）上海道臺余，現奉南洋商憲劉，兩湖督憲張電示，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產業爲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任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體認眞保護。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各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

約束水手人等，不得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自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啓釁，燬壞洋商教士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礮臺，各國兵輪切不可近臺停泊，及緊對礮臺之處。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礮臺附近地方操練，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兵輪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爲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撫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各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右約而外，更訂有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十條（「一」租界內華人以及產業，應由各國巡捕保護，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應由中國官妥爲巡防保護；遇有驚急之事，互相知照

妥辦。「二」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衆滋事，或搶刼傷人，無論華洋地界，均須一律嚴拿，交地方官從重嚴辦。「三」現因各處商貨停滯，各項小工傭趁較難，擬請租界工程局添辦新擴各路界工程，城內則令疏通河道，並由道臺挑選精壯，充當勇丁，務使閑民有事可做，消患無形。「四」添辦各項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糧，中外官商，公議捐助章程。「五」滬市以錢業爲大宗，而錢業須賴銀行零折轉輸，若銀行不照常零折，或到期收銀迫蹙，錢市一有擠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礙，市面一壞，人心卽震動不安。應請會商中外各銀行東，及錢業董事，互相通融緩急，務使錢行可以支持。「六」鈔票應照舊行用，祇須道臺會同各領事出示曉諭，聲明各行票本收銀，搭幾成鈔票，由各錢業照付。「七」租界內外各戲館，應令照常開演，不可停歇，以惑人聽。「八」租界內救火章程甚備，租界外浦東亦應仿照，多備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亂動，一面由火會分馳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護，認眞彈壓，應請先行出示曉諭。「九」租界巡捕，應請添募，晝夜輪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廂內外，以及浦東南市，亦應添募巡捕，多派員弁，分班輪流巡查。「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總散路徑，租界

內邊地，則由工部局於各要路多派巡捕，每處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駐守，望瞭界外，倘有成羣來界亂人，即鳴警鐘，知會總局，派捕抵攔。租界外邊地，則由華官派兵，搭蓋棚帳，常川駐守，勿令成羣亂人闖入租界以內。「見李杕拳禍記南數省相約保護」一）約初成，各方謠言蜂起，人心遑遑，不安枕席，乃由上海道余出示安民，略謂：茲奉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兩湖總督張電飭酌議上海長江內地等處保護章程，與外國各領事，會商辦理。茲准本埠領袖西洋總領事函，現駐大沽各國水師提督已示諭，祇攻拳黨，暨拯救北京及別地方遇險之外人，各領事願再聲明。今劉張兩督憲按照約章，力保該管省內一切外國人利權，始終無傷各國至意。爲此出示曉諭，仰商民等一體知悉，本埠城廂內外以及租界，均有華洋兵丁，各分界限，按段巡防，密加保護，一遇流氓成羣肇事，立即會同拿辦，決無意外之虞。爾商民人等，愼毋惑於謠言，紛紛遷徙，致遭匪徒劫掠之禍，自貽伊戚，後悔難追云云。同時又恐民心驚悸，視官諭爲具文，復由駐滬各國總領事官，出示曉諭，重申水陸兼防，中西合力之旨，由是民心始定。雖南省居民，私人暴動，殺害外人之舉，尚未能絕，而眞正排外團體，終不發見；即外國宣教師及商民

領事等，亦安之若素焉。

至此外北方各省，則與南省迥異，北京天津大沽爲戰場，固不俟論。餘若直隸灤平縣官民，生埋宣教師一名，掘宣教師墓投河中；景州教民，多被攻殺，京正鐵道之技師與家族，大受拳衆襲擊；大名元城南樂諸縣之宣教師，大受虐遇。山西因毓賢爲巡撫，故排外特甚，太原殺外國男女四十名，汾州殺教師以下十名，河津殺教師家族七名，大寧殺女教師三名，孝義殺女教師二名，忻州殺外人十餘名，歸化殺教師以下十四名，隰州殺教師一名，曲沃殺教師一名，教師家族三名，和林格爾城托克托城，共殺外人與教民千五百餘名。此外大谷寧遠呼蘭，皆有殺害。盛京殺外國教師四名，中國教師二名，副都統督兵焚天主教堂，追逐教民甚衆。又齊齊哈爾殺教師三名，呼蘭城殺教師之頭，懸於廟門，巴彥州殺教師二名，掘十三年前教師之墓，焚教堂三所，殺教民多人。蒙古搭拉特王，殺教民八百餘名，喀拉善王，驅逐天主教民出境。其他以排外之故，偶然鬧教，卒致教師被殺，教堂被焚，教民受害者，比比皆是，亦云酷矣。

本節參考書如左：

李秋拳禍記南數省相約保護
李秋增補拳匪禍教記
佐原篤介拳匪紀事附教士受難記

四　天津失守

初，拳變之起也，日本外務大臣靑木周藏，視爲奇貨，蓋得出大兵援北京公使館，而彼以地近爲惟一之便利國也。時靑木以日對此事，宜與英國同一行動爲得策，乃命駐英日使，一再照會英政府，得其承認，日遂決議派兵。復恐他國見疑，因請英政府向各國周旋，英乃照會俄德二國；惟俄雖贊成，德則反對，然恐日本出兵得特別權利，詞意間特爲限制則一也。及北京使館，與天津租界，被拳衆圍攻益急，英遂不顧德之異議，屢促日本出兵，並許以財政上之援助。於是日遂先後派兵至大沽，以福島安正爲司令長官，件第一次派遣隊，於五月二十七日抵沽，六月三日抵天津。時中國兵之在津沽附近者，有直隸提督聶士成之武衞前軍二十

五營，浙江提督馬玉崑之武衞左軍十五營，天津總兵羅榮光敗退之兵約三千，總督裕祿直轄之兵約二千，兵力甚厚，聯軍尚不敢輕進，且屢被聶士成馬玉崑之軍襲擊，但立於防禦地位。至六月中旬，日本第二次派遣隊，與俄英法美之增援軍，漸次抵天津，各國兵總數達一萬四千人，始一變計畫，於六月十七日，爲天津之總攻擊。

六月十六日，聯軍開軍事會議，日軍司令福島安正，提出作戰計畫：以俄德二國兵，及法兵之一隊，由淀河北岸，進攻淸軍左側，近偪水師營附近之礮臺；又以日英法美四國兵，自西門進偪南門。衆皆然之，遂於十七日早三時，兩軍並進。英法日美兵分三翼：右翼爲法兵，沿土牆前行；左翼爲英美兵，自東樓方面前行；中翼爲日本兵，尾以步馬各一隊，用防淸兵自後襲擊。時橋梁已斷，聯軍不能渡，立飭工兵架橋，直向海光門而前。淸兵由城上發礮，直中日軍，彈如雨注，日兵列陣還擊。無何，英法兵亦至，相助力戰，奪步而前，直偪海光門。至南門大街，分道排立，日兵作中隊，法兵作右翼，英兵作左翼，美兵爲法兵之右翼，同時攻擊。七時許，聯軍突攻南門，淸軍力拒不能進，日乃兩分其軍，互相庇護，直向城門。自海光門至南門，尙二里許，其間

道路迂曲，加以大雨之後，泥土濘滑，濠溝積水，徒涉爲艱。日兵奮勇前進，城守兵亦勁鬪殊常，擊斃日軍官數人，士卒死傷甚衆。聯軍載攻載進，偪近城門，躱身土屋中，與淸兵接戰，城河無梁不得渡，入夜，日兵乃退至海光門，英法兵隨之，暫事休息。十八日昧爽，日兵架橋以渡，直抵城下，以火藥裝置城門口，一轟之下，城門已裂，日兵一湧而進。然尙有內城，日兵或升屋而上，或梯牆以登，淸兵桀石亂投，不能阻止。未旋踵，日兵已登城上，淸兵紛紛奔散，日兵遂斬關而入，樹日旗於鼓樓，後英法美三國兵相繼入城，分道樹旗，驅逐淸兵，格殺無算。至沿淀河進擊之俄德二國兵，十七日尙未至水師營，十八日早，屯天津車站之日兵，探知天津城陷，中國兵皆遁走，遂急攻水師營附近礮臺與海關道衙門，及俄德二國兵至時，已悉爲日軍占領矣。聯軍入城後，日據南門，法據西門，俄佔東門，英美等國各有地址。時城內淸官吏多遁去，各國因同設都統衙門，暫理民衆事務，以美人丁嘉烈爲漢文司員，凡有詞訟，悉由其審斷，惟供役仍用中國人。復假手於本方紳董，收稅銀，聚捐項，經費所需，頗能相抵云。

初，聶士成奉命勦撫拳衆，多所誅戮，拳衆大忿，訴諸朝，奉旨申斥。及大沽陷落後，士成任

天津南方防禦，頗著戰績，而拳衆恨士成甚，詆聶軍通夷，朝旨又嚴督之。士成殊憤，謂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衆，非一死無以自明。每戰必親陷陣。一日，戰方酣，拳衆擁入其家，縶其母妻女以去。士成聞報，分軍追之，部下新練軍一營，多通拳衆，見聶軍追急，大呼聶軍反，齊開槍橫擊之。士成內外受敵，被數創，麾其軍還攻拳衆，而自突戰於八里台，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本節參考書如左：

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八國聯軍入京之禍

李杕拳禍記津城失守

羅惇曧拳變餘聞

五　聯軍陷北京

天津陷後，聯軍欲巡攻楊村，然恐衆寡不敵，擬俟援兵上陸，然後進擊。楊村帶白河，連鐵道，京津間形勢地也。津城既陷，提督宋慶馬玉崑總兵何永盛呂本元各軍，約二萬人，分屯北倉楊村間，而直督亦自駐楊村。六月末，各國援軍，漸次由大沽上陸，聯軍會議進軍方略，以欲攻楊村，須先破北倉，議定分軍爲二，沿白河北岸夾攻北倉。日英美三國兵爲一軍，攻北倉西北面；俄法德奥意五國兵爲一軍，攻北倉東面；而日兵更分一支隊，沿白河攻北倉南面。七月十日，各隊由天津出發。十一日，日英美軍先攻北倉西南之火藥局，破之，旋復攻陷韓家墅，乘勝攻北倉後面。時日軍支隊亦至，兩軍南北夾擊，清軍大潰，北倉遂陷。先是，清軍跨白河，沿鐵道，作直線防禦，引白河水，汎濫東方，故俄法德奥意軍，恰遇河水陡漲，不克前進，故北倉攻破，又以日兵爲首功。

翌日，聯軍進擊楊村，英美俄法軍，沿白河左岸進，日本隊沿右岸進。楊村清軍，少戰卽走，日軍未至已被聯軍占領。十三日，日軍以一支隊，破南蔡村，占據之，直督裕祿自盡。（先是，韓家墅北倉相繼陷落，糧臺輜重，均退至楊村，裕祿宋慶亦駐紮是地。十三日，聯軍進攻楊村，馬

玉崑督隊抵禦，正酣戰間，忽開花礮飛入行營，傷裕祿前胸，戈什哈等扶上坐車，擬送通州養傷，甫出村外，卽因傷而死，隨至蔡村具棺小殮，用舟運至通州。「見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裕李兩帥失機死難記」）自是聯軍沿白河進河西務，占領張家灣，勢如破竹。初，巡視長江水師李秉衡奉命入京，太后召見寧壽宮，秉衡力主戰；且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太后大喜，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及北倉楊村相繼陷落，命秉衡前往河西務視師。秉衡請拳衆三千人以從。親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及戰，春發本華，敗於河西務，死者十之五六，潞水爲之不流。澤霖自武淸移營，聞礮聲，全軍皆潰。秉衡走通州，自以全軍皆失，無以對朝廷，乃於十七日自盡，聯軍遂陷通州。

通州失守，李秉衡自殺之報至北京，淸廷大震。時端郡王所率之神機營及虎神營，董福祥之武衛後軍，榮祿之武衛中軍，及其他殘兵等約四萬人，任北京防禦，而莊親王及剛毅所統之義和團，分置城內外防戰。聯軍會議，原約以二十一日大攻北京，十九日令先鋒隊各向

城門方面定陣地。而俄軍貪功背約，於十九日夜間，卽猛向東便門開礮攻擊；日軍大驚，卽令本國全軍，由通州出發。二十日破曉，日兵抵朝陽門外，以野礮山礮，猛向城門攻擊，然城堅迄不易破。乃組織朝陽門東直門各第一第二破壞隊，乘夜潛至城門下，裝置藥筒，啓導電氣，於是東直門朝陽門，先後破裂，日兵如潮湧進，城兵且戰且潰，而皇城之東安地安西安三門，遂悉爲日軍所占領。同時俄美二軍，於東便門攀壁入城。惟英軍於二十日午後一時，乘廣渠門之虛，教民啓門引進，不戰而最先入城。法軍以二十一日昧爽入城。至此聯軍協議：由朝陽門畫一橫線，其北部歸日軍管轄；南部以正陽門爲中心，以東歸俄法二軍管轄，以西歸英美管轄。設民政廳，各自管理其區域。

聯軍入城後，北堂圍尚未解，法兵攻順治門，英兵置二礮於大清門，爲二面夾攻之計，清軍慴，立卽奔逸，法軍直至西華門。先是，日兵抵是門，以無礮不能入，及法兵登垣，在清軍左，日兵在其右，同時向清軍猛擊。一日兵冒死躍下，直抵門前，斬關啓之，清兵在後，由門戶發槍，外兵在門前者，急避始免，法兵復下城由後路擊清兵，清兵二面受攻，大亂，乃遠遁，遂解北堂之

園，時被圍已二月矣。未幾，遂由西華門赴皇宮，日兵先入，法兵踵之，以法旗樹於第一橋。復前行，過第二橋，以法旗懸於白塔上。復前行，詣第三橋，立登景山。山高二十丈，周約三百丈，下有祠宇，法總兵踞之，俄英兩總兵，踞其傍兩廟，各懸本國旗幟。惟是時宮中珍藏重器，咸已不知所在矣。

至當時城內外慘況，更不堪寓目。民居市廛，焚燬者十之二三，居民四處逅匿，兄弟妻子離散，掠奪凌辱，所在不免。聯軍入城後，復公然掠取，富豪大吏之宅，無一不被其難，而祖護拳衆者，受禍更烈，珍玩器具皆掠盡，其不便攜藏者，皆減價售焉。至王公大臣之以身殉及闔家自盡者，不知凡幾：尙書崇綺奔保定，居蓮池書院，服毒自盡。前安徽巡撫福潤，全家殉難，其母年九十餘，爲聯軍所獲，挫辱備至，亦死焉。主事王鐵珊，比部韓紹飛，祭酒熙元，兵部員外郎蔭德，賀戶部主事景嘉，理藩院主事英順，戶部漢堂主事才保等，皆及難。宗室庶吉士壽富，有文學，尙氣節；侍郞寶廷，閣學聯元之壻也，聯元被戮，家屬匿壽富家，聯軍入城，壽富與弟富壽，皆仰藥未死，其兩妹及婢皆殉焉，壽富自經，富壽從容理諸屍，乃自經死。（此外如大學士徐桐，

於拳衆肆掠時，全家被殺，徐自盡。團練大臣李端遇，積憂成疾，旋卽物故。理藩院尙書懷塔布，於亂時溘逝。禮部右侍郎景善，戶部候補筆帖式德保，副護軍參領全通，候補筆帖式潤普，神機營都司楊光第，三品頂戴公中佐領達斌，太廟五品官富亮，內閣中書玉彬，五品頂戴張進忠，候選道鄭錫政，五品軍功譚恩壽，同知銜韓美鏞，太常寺博士承照，護軍參領銜副內管領常存，鹽大使職銜李湘，員外郞銜大理寺寺丞何爾燮，州判銜馮英疇，內務府員外郞端寅，江西道監察御史德蕃，奉恩將軍錦御，戶部主事謹善，戶部員外郞恩單，內閣中書覺羅淸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兼雲騎尉玉麟，公中佐領成勛，刑部主事鍾傑，工部主事恆昌，戶部主事英魁等，皆殉難。鑲紅旗漢軍副都統色普額徵，內閣侍讀學士松林，副參領兼公中佐領松壽，東陵禮部員外郞連陞，鑾儀衛鳴贊官連福，糧餉處藍翎侍衛潤志，神機營藍翎侍衛恆濟，六品頂戴崔德緒等皆陣亡。其餘命婦紳婦，生員商民，僕婢工匠，幼童等，死於難者，不勝枚舉。「見李杕拳禍記官紳殉難」）婦女慮受辱，多自經，朝衣朝冠及鳳冠補服之屍，觸目皆是，有自經久項斷屍墜者，過者咸爲酸鼻云。

本節參考書如左：

李杕拳禍記聯軍進京

羅惇曧拳變餘聞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王公大臣受辱記

李杕拳禍記官紳殉難

第三章　清帝西巡及中俄之戰

一　清帝西奔

方聯軍之逼北京也，舉朝震動，莫出一謀。七月十六日，朝廷已有西巡之志，以車輛未備，未能卽發。十九夜，城外礮聲隆隆，知聯軍已邇。二十日，喧傳天安門西長安門，業經失守。是日，太后召見王公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剛毅趙舒翹入見。太后言：今祇餘爾等三人，餘均自爲計，不復卹吾母子矣，爾等當隨吾行。復詔文韶曰：汝年邁，尙長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與後來，彼二人素能騎馬，必同行也。帝亦顧文韶必當行。二十一日黎明，太后聞外兵已入城，倉猝出宮，太后及帝皆乘道傍騾車，王公內侍皆步行，出德勝門，礮聲不絕，趣行至貫市東，光裕駝行獻駝車三乘，帝與貝子溥倫同一乘，太后皇后各一乘。太后衣藍布夏衣，尙未櫛也。帝衣黑紗長衣，黑布戰裙，臥具均不及攜，途中以小米粥充飢，晚睡火坑上，狼狽情形，不堪言狀。時妃

嬪宮女，均未隨駕，太監從行者，寥寥無幾，王公貝勒隨扈者，有端親王載漪，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蒙古王那彥圖，及貝子公爵數人；堂官有剛毅趙舒翹溥興等，暨神機虎神營練兵千人，馬玉崑兵千餘人。沿途舖戶，閉門遁匿，扈從兵役，無購食處，所在掠物，民咸苦之。

時酷暑，途行甚苦。二十二日駐岔道，辰刻大雨，行抵溝關，山水漲發，乘御沖水而過。暮抵居庸關，延慶州知州秦奎良來迎，太后易奎良轎而行。二十三日抵懷來，縣令吳永開駕至倉皇出迎，太后入居吳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婦室，帝居簽押房。太后飢甚，手拍桌命進食，蓋出京三日，僅進三鷄子也。隨啓奩，自取梳櫛焉。吳夫人，曾襲侯紀澤女也，爲太后梳頭，太后命帝書硃諭，令吳令往東南各省，催解餉糈，以典史攝縣印。吳令進燕席，並漢裝女衣，復進帝及大阿哥衣，蓋至是始得安食易衣也。二十四日駐河城，江北道進綠轎，並進旗衣，駐蹕一日。二十五日下詔言：不得已西幸，並派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迅籌辦法，其時尚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復下罪己詔，略謂：近日畔起團教不和，禍生倉猝，竟致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然禍亂之萌，非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泄沓偸安之習，何至

一旦敗壞若此。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塗炭。朕爲天下之主，不能爲民捍患，卽身殉社稷，亦復何所顧惜。敬悉聖母春秋已高，豈敢有虧孝養，是以恭奉鑾輿，暫行巡幸太原。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責無旁貸，其部院堂司各官，著分班速赴行在，以便整理庶務，各直省督撫，更宜整頓邊防，力固邊圉。前據劉坤一張之洞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務，照常如約保護；今仍應照議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齊，苟無聚衆作亂情形，卽屬朝廷赤子，地方仍宜一體撫綏，毋得歧視云云。

先是，王文韶奉命隨扈，於二十一日早，馳入宮中，知帝后已出京，隨出後門，暫至靈鷲菴小憩。時外兵已守安定德勝等門，街市間亦絡繹如蟻，惟西直門尙開，文韶棄車馬，乘夜步行出門，至大橋外，始得雇車。二十二日至貫市，翌日至居庸關，復翌日至懷來縣。太后已先一日到此，文韶入見，跪地而泣，太后亦揮淚慰勞之。二十七日，御駕抵宣化城，駐蹕四日，供給稍備。八月六日，抵大同府城，駐總兵署，駐蹕四日。十日，續派留京辦事各員，其餘令赴行在。十三日，過雁門關，十五日駐忻州，換乘黃轎。十七日，抵太原，駐巡撫署，陳設周備，均係高宗幸五臺時

舊物，燦然如新，極形可觀，太后亦歎爲宮中所未有云。

本節參考書如左：

羅惇融拳變餘聞

李杕拳禍記兩宮西巡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兩宮西狩記

二　西安駐蹕

初，拳衆之發難也，鹿傳霖任江蘇巡撫。東南保護之約，傳霖大不謂然，急率兵北上，冀附會載漪剛毅，合拳衆攻外人，事成則南下督兩江。及甫至近畿，李秉衡方大敗，北京將立陷，所率兵又多散失，乃定數百人次定興。既聞京城破，兩宮西巡，則急行迎謁道左，太后大喜，抵太原後，以剛毅道死，遂命傳霖入値軍機。時乘御駐蹕太原，開全權大臣李鴻章已入北京，各國允議和停戰，頗有待和議行成，卽行就近回鑾之意。而傳霖陳說太后，謂北京萬分危險，西安

去海遙遠，外兵萬不能到，進退戰守，無不皆宜。太后固願西行，徒以廷臣主持於內，疆吏力請於外，皆以暫駐晉省靜待和議，勿再深入內地爲然，既重以羣議，故一時未決，得傅霖奏，大喜，而幸陝之議遂定。

太后既決幸陝西，詔定於閏八月八日啓鑾。兩江總督劉坤一，與南省督撫，聯電奏阻，略謂：自古國家多難之時，亦有遷都之舉，然必須敵人不能懸軍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國圖存，今者聯軍謀堅勢衆，實與古來不同。況陝西自宋元明同治以來，屢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鄰，新疆近偪強俄，甘肅又爲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可虞，固不同京師素云完善，爲盡美之地也。即就目下言之，各國方以新勝之師，聯合圖進。我能往，彼亦能往，不畏數萬里之海，豈畏數千里之陸，恐山川之險，未可憑恃，即偏安之局，亦不可幸成。且京師根本重地，四方所拱極而朝宗者也，宗廟宮闕列祖列宗之神靈所式憑者也，二百餘年來，邦基固矣，一旦棄之，不特失臣民之望，度亦非聖心所安。前聞各國曾請退兵回鑾，不佔土地，正可藉此以速其撤兵之議。倘西幸愈遠，拂各國之請，阻就款之忱，萬一激變宗

旨，外兵不撤，京畿從此淪胥矣，遼東不復，陵寢從此鼎革矣。夫以偏僻凋敝之秦隴，供萬乘百官之貲糧，久將不給；以屢次失挫之弱兵，抗合從連橫之強國，勢必不支。存亡關鍵，實在於此，臣等萬死奚足補救云云。疏上不省。

閏八月八日，車駕由太原啓程，沿途官吏，供給周至。二十六日抵潼關，以錦舟渡河，太后欲登華山，以道險，又亟西行而止，即在灞壼殿禮聖祖龍牌登萬壽樓。九月四日至西安，改巡撫署爲行宮，儀制略備。帝時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不服水土，常有胃痛之疾，夜不成寐，頻泣，各省紛進方物，時賚羣下。御膳日費二百金，太后謂岑春煊曰：向在京師，膳費數倍於此，今亦可謂省矣。先是，車駕倉皇出走，除所御衣服外，餘悉未備，至此陸續帶往。榮祿旋至西安，與王文韶仍筦樞要，鹿傳霖入樞府，彌執拗用事。內侍兵衞日擾民間，秦民苦之，大修戲園，諸臣娛樂如平時，帝見貢物至，必垂涕。各省解款，已五百餘萬，每解款至，內監需索尤苛。時西安飢荒，而尤以西北爲甚，赤地千里，不見青苗，入河南境，始見麥禾，至是，諸臣漸趨行在，物價益以沸騰矣。

本節參考書如左：

羅惇曧拳變餘聞

李杕拳禍記兩宮西巡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兩宮駐蹕西安記鹿尚書傳霖事略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各督撫奏請回鑾摺

三 中俄開戰及俄人佔東三省

初光緒二十二年（公曆一八九六年）七月。俄國得由西比利亞經呼倫貝爾齊齊哈爾哈爾賓至海參威，築東清鐵道；翌年三月，又得修自哈爾賓經長春奉天至旅順大連鐵道。至此東清鐵道將以本年冬，翌年春，全部開通，南滿鐵道旅順至鐵嶺之線，亦已開車。北京拳禍之起也，奉天土匪，忽焚火藥庫攻俄鐵道警衞兵，經將軍增祺鎭定之。及宣戰詔下，奉天副都統晉昌諭拳民往焚教堂，並誓師南下，離遼陽五六十里，遇修路俄人，卽行攻擊，俄人不及

備，逃至車站，復焚土屯橋及城西之火車橋，並擊斃俄兵數人。六月五日晉昌命兵匪攻瀋陽各教堂，殺天主教士數人，教民數百人，自是匪勢愈張，一如河決山崩，莫可抵禦。十月，晉昌復派軍四營攻城外白塔寺火車站。七月中，新民三臺子教堂，有教民數百人，築垣自衛，拳衆擊之未破。營口道以營口爲奉省咽喉，中外財產，不下百餘兆，一經開釁，勢必糜爛，因循商民之請，與各國領事訂中外開戰，須距營口三十里之約，各領事允之。

朝旨既決意開戰，以盛京戶部侍郎清銳，刑部侍郎宗室溥頲，爲團練大臣，督練拳勇，由是拳勢益盛，日以焚教堂殺教民爲事。惟營口教堂在東營租界者，由外人自衛，在西營華界者，由道標兵嚴守，拳衆無隙可乘，教堂得以安居。七月九日，俄艦長官函告關道，謂明日俄太后萬壽，須放礮致敬，請諭示商民，勿得驚張。拳衆聞之，故違關道與領事之約，於十日早晨，力攻租界，英兵擊斃拳衆七名。俄兵在艦者，亦整隊而起，清兵與之鏖戰，互有損傷，拳衆望風披靡。午後俄艦開礮，兵團死六十人，商民死者甚衆，沿河房屋，大半擊燬，關道乘船走山海關，俄兵遂佔營口海關，刼殺頗烈。十八日，俄人攻海城，將近西門，新鳳令恐俄人縱火燒城，將獄中

囚犯百八十餘人縱去，商民逃避一空，踐踏而死者，不可勝計。翌日，俄人又來攻，城兵不敵，隨即失守。

鐵嶺自中俄啓釁後，防守頗嚴，俄兵來攻，城兵力禦之，斃俄兵二十餘，傷三十餘。無何，俄放巨礮，礮彈所及，遍地橫屍，復將距城三四里之民居，悉行焚毀，男婦老幼，四散奔逃，哭聲震野。城兵向俄軍發礮，斃八十餘，俄軍忿甚，發精兵極力進攻，不旋踵踞之。俄兵乃進攻遼陽，城兵出戰，分爲三隊，俄軍奮勇異常，城兵懼，前隊先潰，中隊繼進，後隊礮誤中中隊，寃死頗多。少選，中隊亦散，後隊獨力難支，遂棄礮奔逸，槍械礮位，均爲俄所得。俄兵直抵遼陽城下，見城門洞開，恐有詐，未敢遽入，乃置礮高阜，向城攻擊，烈燄飛騰，商民紛紛奔避，州官不知所之，而遼陽遂爲俄有。俄兵更乘勝分南北二軍，合攻瀋陽，城兵防守僅半日，亦爲俄兵所攻陷焉。

方各國聯軍之抵津也，廷旨諭各省督撫將軍，保守疆土，不可以和之一字，橫梗胸中。黑龍江將軍壽山，念黑省兵餉俱絀，不足以敵俄，因電奉天議戰守。而晉昌事事與增祺異見，電復壽山，力主戰，並約期進兵，軍械糧餉，許由奉天接濟，由是壽山有恃無恐，毅然決戰。六月十

一二等日，海蘭泡有俄兵數千，欲假道愛琿齊齊哈爾，至哈爾賓保護鐵道，壽山不許。十五日，復致電愛琿副都統鳳翔，令戒備一切，如俄兵過境，宜迎頭痛擊，勿令下駛。鳳翔自度愛琿兵備空虛，不堪一戰，因電達壽山阻啓釁，壽山置之不理。十七日，有俄國兵艦運兵從黑龍江下駛，鳳翔以壽山仍持主戰之旨，因將愛琿所練靖邊各軍，調赴沿江各溝。十八日，又有俄艦運軍火下駛，至愛琿上游二十三里之三道溝，中國兵官出爲阻止，卒致發礮，俄兵官二員殲焉。鳳翔以兩軍互擊情形電壽山，壽山致電俄軍，責其輕易開仗，當任啓釁之咎。自是黑龍江清軍，連日礮攻海蘭泡，俄亦以開花礮還擊。二十及二十一日，俄派馬隊數旗，至愛琿城東驅二十八屯民聚於大屋中，焚斃無算，逸出者不及其半。在海蘭泡貿易華商約六千餘人，先於十九日被俄兵驅至江邊，許以派船護送，商民忍飢露立，二十日午後，忽俄持槍兵三十名，持斧兵五十名，向商民砍擊，商民惶遽奔逸，均墜黑龍江以死，其泅水得免者僅百數十人，蓋亦慘矣。

鳳翔見俄兵肆行焚掠，慘不忍覩，派統領王仲良等率馬隊渡江，襲驅逐俄兵，保護屯民。

甫過江，卽與俄兵遇，鏖戰一小時，王軍死傷頗多，兵心惶惑，仲良等先自逃遁，幸後隊奮勇前進，始擊退俄兵。二十三日營務處來鶴，鑒於江東之敗，恐孤軍虛懸，爲敵所乘，且馬隊渡江，鳳翔實主其謀，故恚之，遂傳令渡江之兵，悉數撤回。俄兵見清軍力單，遂萌窺伺愛琿之意，自二十四日起，架礮江邊，日向清軍轟擊。二十六日，俄馬步兵六千，由黑上游五渡河暗渡，清軍驚爲漠河護鑛之兵，遇亂逃回，故未發礮，迨俄兵登岸，已措手不及，立卽驚散，退至愛琿。翌日，俄兵由陸路來撲，時鳳翔奉壽山命赴前敵督隊，率駐防各灘之靖邊兵，退至兜溝子，來與俄軍戰，二十九日，俄軍遂入愛琿。

七月四日，俄兵復進攻兜溝子，清兵屢次失利，死亡相枕，鳳翔知力難抵禦，又恐將士譁潰，因於十日結隊徐退。十二日抵內興安嶺。十六日，俄兵復來攻，鳳翔率隊迎擊，鏖戰一時許，終不敵，乃令各軍暫爲退守，徐圖後計。十七日，俄兵在內興安嶺架礮，猛攻清軍，鳳翔令全隊出敵。並自統前隊出戰，奮勇直前，後隊乘勢繼進，勇氣百倍，大敗俄兵。而鳳翔亦受重傷，墜馬者三，左右扶之回營，至晚嘔血而亡，士氣熸焉。鳳翔既死，壽山派程雪樓爲統領，飭赴內興安

嶺迎敵，壽山至照會俄官，約停戰議和，俄兵不傷人民，惟率師至齊齊哈爾，面見將軍。議既定，壽山帥隊先行。八月二日，抵齊齊哈爾，入見壽山，面陳與俄軍議和，及俄統領率師來見事。三四兩日，俄軍果先後至，壽山不自安，因致書俄將，以勿殺居民爲請，隨自殺，而齊齊哈爾遂陷。

時，俄兵擬進兵伯都訥，不果，八月二十三日，渡松花江，二十五日，向克愛慶前進，二十七日佔之。地方官奉將軍長順命，率兵入吉林城，以資防禦，三十日，俄兵來攻，城兵不能敵，棄械而遁。俄兵入城，逕詣將軍署；擄其親兵二百餘，掠馬匹軍械無算，長順已出城，俄派兵守將軍署，復踞電報局，掠鑄銀局。閏八月一日，俄更派兵赴附近各處，偵察情形，見有營壘悉毀，並佔火藥局。七日，復拔隊沿大路而南，直達奉天，奉軍皆一戰輒退，俄兵沿途肆掠，縱焚村落。旋以第十一營守奉天，設指揮官，自是東三省險要地，遂俱落俄人掌握中矣。

本節參考書如左：

李杕拳禍記俄侵東三省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東三省失守始末記

第四章　北京議和及東三省撤兵問題

一　議和前之各國態度及和案大綱之決定

先是，拳變之起也，俄政府一面與各國聯軍攻京津，一面發大軍進東三省，心懷叵測。然北京陷落後十日，忽向聯合各國發表宣言，略謂：此次聯軍意外敏速，得救出列國公使館於重圍中，且驅逐北京附近暴徒，其主要之目的已達。今俄政府對北京之善後，約具四旨：一維持各國之共同一致；二維持中國從前之國家編制；三排除分割中國之諸原因；四各國協同恢復北京中央政府，以維持國內安寧秩序。以上諸點，想列國皆同，惟俄向東三省出兵，實出於一時保護鐵道起見，非有特別行動，俟東三省秩序恢復，俄國即當撤兵云云。蓋其時各國對北京政府，頗有主張另行組織之說，而俄即欲藉行其一種懷柔政策，冀結中國之歡心，爲異日索報之地也。然是時拳民餘黨，尚徘徊於附近，而蒙塵政府中之頑固派，尚無眞實求和

之意，於是英德美諸國，咸以撤兵時期未到，回復俄國，俄不能固持己見，撤兵問題，因以打消。

當媾和談判開始之際，德外務大臣畢羅公，忽向各國政府提議：和局未開之前，須令中國政府，將國際法上犯罪之元兇，先行交付；求各國贊成。然載漪載勛剛毅等，均屬親貴，且握兵權。非兩宮所易處決；且俄日美諸國，所持亦不一致，德提議自難實行。適德宗有處罰元兇，及惋弔德使與日書記官之諭，畢氏遂乘機撤回前議，更提新議。而是時法外相亦向各國提出議和案六條：（一）懲辦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止中國輸入軍械。（三）賠兵費及諸損失。（四）外兵常駐北京護使館。（五）拆毀大沽礮臺。（六）京津間擇二三處置守備兵，以保大沽至北京之交通自由。法國所提議之項，視俄德提議，較爲緊切，大致爲各國所贊同，略事更改，遂提交北京公使會議。

先是，駐北京各國公使，恐議和時要求或不一致，有礙和議進行，先開八國公使會議，磋商和案。然一時罪魁處罰問題，太后處分問題，政府改造問題，償金程度問題，持議紛紛，莫衷一是。是時英德二國政府，忽向各國發表二國在倫敦締結之協約：（一）中國商埠，准各國

通商，無分優劣；他處有能行商者，亦如之。（二）保全中國疆土，不取尺寸。（三）不論援何事故，如有取中國土地者，英德爲保護在中國自己利益起見，得協商對付之法。（四）英德以本協約通知法意日奧俄美各關係國，並勸告各國承認本協約記載之主義。自此約發表後，而北京各國公使會議，漸得維持共同一致之狀，乃以法外相提議爲原案，斟酌損益，自閏八月中旬始，至九月下旬止，前後凡四十日，決議和案大綱十二條，其略如左：

（一）德公使被虐殺一件，中國皇帝派皇族一人往柏林表哀悼意，並於遇害地建築紀念碑，川拉丁德漢各文，表中國皇帝惋惜兇事之旨。

（二）中歷閏八月二日上諭中，指定之犯罪人，及日後各國公使指定之犯罪人，皆須從重懲治。又戕殺外人之各府縣市，五年間停止文武一切考試。

（三）日本書記官被害，中國須用優榮之典，以謝日本政府。

（四）中國政府，對於被汚瀆破壞之外國墳墓，建立滌垢雪侮碑。

（五）禁運中國軍火暨專爲製造軍火各種器料之章，照諸國所議，仍不開弛。

（六）中國政府，對於此次各外國國家團體個人，及雇傭中國人之蒙損害者，爲公平之賠償。又中國政府，容列國處理中國財政之意見。

（七）各國分應自主常駐兵隊，保護使館境界自行防守，界內禁居華人。

（八）北京至海面須留出來往暢行通道，故與其有礙之大沽等礮臺，一律削平。

（九）北京至海之通道，不使有斷絕之虞，由諸國酌定數處，留兵駐守。

（十）中國政府，永久禁止排外團體，犯者處死刑；各省督撫地方官吏等，遇有排外事變，不即鎮壓與處罰罪人者，即能官；此等上諭二年間頒布全國。

（十一）中國政府，承認各國政府意見，修正通商航海條約；又爲通商關係上謀便利，得商議其他通商事宜。

（十二）中國政府允改革總理衙門，並變更外國使臣謁見皇帝之禮節。

本節參考書如左：

李杕拳禍記中外議和

二　和議之進行

初，拳亂之方亟也，李鴻章方授粵督，命速來京，旋又以鴻章督直，辭不至，及聯軍陷京津，以鴻章爲全權大臣命入都議和。時兩宮蒙塵，京官或自殺，或扈從，或遁匿，北京陷於無政府地步，而各國軍隊，餘勇勃鬱，殺人掠物，紛亂不可名狀。日本副島少將，知事必出於和，因密告漢軍正白旗參將中烏珍令速迎慶親王奕劻回京，與列國公使協議善後策，否則事局不知所底止。中烏珍卽派人追迎奕劻，奕劻卽請旨返京，時兩宮在宣化，卽諭奕劻李鴻章便宜行事。奕劻入京後，副島往訪，奕劻卽以促李鴻章入京議和之電，托由日本野戰電信，經盛宣懷寄鴻章，鴻章乃乘俄汽船由粵北上。

奕劻李鴻章抵京後，各國會議之媾和案已成，經西班牙公使照會，於十一月二日，我全

權大臣與各國公使會於西班牙公使館，各使提示媾和案，奕李直電奏西安行在。六日，奉行在諭：所有大綱十二條，應即照准，其餘詳目，仍應竭力磋商，該親王等務當勉爲其難，惟力是視，以期挽回全局。奕李乃照會列國公使，兼請撤兵。各公使復要求送附批准之正式上諭，然後開詳細談判，又關於細目，先以書信磋商大綱，然後會面。二十六日，奕李以西安御書諭旨，及全權大臣意見書，送附列國公使。其對公使提示之和案，逐條表述意見，有全然承認者，有僅質問而止者，有關於內容求再議者。各使接受後，旋與奕李會於西班牙公使館，開始談判，與會者爲俄美德法英日奧意西比荷之十一國，而以西班牙公使爲議長。

關於談判中之最不易解決者，首爲罪魁處罰問題。初開會議於英使館，由西公使起立發言，奕劻謂：此事敝國必認眞辦理，但端郡王係國家懿親，各國從來之例，皆無處死罪之法，余等依皇太后皇上之意，認莊親王載勛爲首禍，應處死刑。各使皆持不可，談判數次，乃由英使提出讓步：端郡王罪宜處死，以帝室之親，由皇帝特恩減刑，永禁錮新疆；董福祥革職，從輕免死，亦永禁新疆；莊親王載勛英年趙舒翹啓秀徐承煜六人，均處死刑。奕李一再以此案電

達行在，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乃奉上諭：已革莊親王載勛，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郡王載漪，降調輔國公載瀾，均著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已遣發新疆，著傳旨即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堃，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尚書剛毅，現已病故，著追奪原官，撤消卹典，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著即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革職留任刑部尚書趙舒翹，均定爲監斬候罪名，先在陝西省監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著革職撤銷卹典。又禮部尚書啓秀，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著先行革職，著奕劻李鴻章，查明所犯確據，即行奏明嚴辦。然奕李以此諭報知列國公使，而列使仍以爲不經列國公使之承認，自行宥某死刑，處某死刑爲不當，強加拒絕，瓦德西元帥發遠攻西安之令，法軍急築軍事道路，英德軍派遣偵探隊，大有和平破裂之勢。奕李復電西安，乃於二十七年（公曆一九〇一年）正月三日，頒發英年趙舒翹命自盡，啓秀徐承煜命正法之諭，而事乃結。

至此外地方罪魁問題，列國公使，先派員調查，作成元兇名簿，由西班牙公使，付中國全

權後，迭奉上諭，分別輕重懲處。山西歸綏道鄭文欽，浙江衢州城都司周之德，山西陽曲縣知縣白昶，均著斬立決。直隸灤平縣知縣文星，著李鴻章查明，如有戕害教士實據，即著斬立決。蒙古搭拉特王，著革職查辦。蒙古阿拉善王，中喀爾王，均著傳旨申斥。故直隸總督裕祿，故駐藏辦事大臣慶善，均著追奪原官，浙江巡撫劉樹堂，倉場侍郎長萃，呼蘭城副都統倭克津泰，直隸大名鎮總兵王連三，景州知州洪壽彭，大名縣知縣苗玉珂，元城縣知縣張丙喆，南樂縣知縣恭寅，河南南陽鎮總兵尹家賓，鄭州知州湯似慈，浙江衢州府知府洪恩亮，湖南衡州府知府裕慶，清泉縣知縣鄭炳，山西歸化城副都統奎誠，澤州府知府陶家騮，潞城縣知縣程璧；高平縣知縣于岱霖，長子縣知縣恩順，山東恩縣知縣路乃勛，江西按察使陳澤霖，南豐縣知縣鄧家猷，南城縣知縣翁保仁，均著革職，永不敍用。浙江布政使榮銓，盛京副都統晉昌，黑龍江副都統鳳祥，巴彥蘇蘇統領鄂英，均著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浙江衢州鎮總兵喻俊明，金衢嚴道鮑祖齡，湖南衡永郴桂道隆文，山西汾州府知府徐繼孺，署歸化城同知郭之樞，隰州知州崔澄寰，忻州知州徐桂芬，和林格爾通判毛世黼，托克托城通判樊恩慶，曲沃縣知縣王廷

英，河津縣知縣黃廷光，大寧縣知縣曾季鳳，壽陽縣知縣秦錫圭，太谷縣知縣胡德修，孝義縣知縣姚學康，寧遠州司獄李鳴和，太原城守營石鳳岐，均著革職，發往極邊。河北道岑春榮，江西署建昌府試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縣試用通判翁寶仁，南豐縣知縣鄧宣猷，廬陵縣知縣馮蘭森，安仁縣知縣劉泰穌，署鄱陽縣試用和縣應東，均著即行革職。豐城縣知縣湯鼎煊，高安縣知縣何敬釗，贛縣知縣彭繼昆，署吉安府候補知府何思呂，均著撤任。而地方罪魁問題，亦以告終。

其次足以阻滯和議之進行者，厥為償金問題。蓋其時要求償金者凡十國，而各國利害關係各異，損害情形不同，則賠償之標準，自不易定；兼以中國財政紊亂，償金之擔保，以及償還之期限，均須長期之磋商；各國乃舉德與荷比四公使，為確定償金之調查員。四使乃先定償金之基礎，其大要：（一）凡此次軍事費與死傷者撫卹費，及公使館領事館修繕費，與政府一切財產所蒙之損害，又關於此次之調查費，作為國家之直接損害。（二）中國各處之外國商社，其房屋財產之損害，工場業務中止之損害，紛失之貨物錢票股票，不可收回之債

權債證，與買賣契約不實行之損害；個人失業務之消費，與一切私有財產之損害；及關於此項之調查費均作爲商社個人之直接損害。（三）被雇華人之一身或財產上損害，與失生命之撫卹料，作爲雇人之直接損害。隨又確定損害程度之標準，經會議之結果，確定償金總額，爲六千五百萬鎊，合中國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其中俄以出兵東三省損害最大，獨占多數，德於事後派大軍至北京次之，法英日美意比奧又次之，而以荷爲最少。奕李接償金總額公文後，驚歎過巨，回書請求酌減，並增加海關關稅，又許以三十年還清，而各使不僅無減少之意，且以利息之決議，照會奕李。奕李不得已，乃以償金全數，及週年加四釐行息事，電奏西安，旋奉旨批准，而償金額與利息額，遂以確定。

右額定後，而償還方法，與擔保財源，又不可不妥爲協議，各使乃選英法日德四使，爲調查償還方法及財源委員。四使會議後，先定償還方法案四項，又以會議結果，確定由中國政府，按償金應納額，發行定期公債券，交付列國。至擔保之財源，亦經數閱月之磋商，迨七月上旬，始爲一致之決議：（一）以海關稅內地關稅及鹽稅三項，充償金之財源。（二）海關稅

增定爲五釐。（三）海關稅從前之從價稅，一切改爲從量稅。由是罪魁償金二問題，完全解決，而和議始就緒云。

本節參考書如左：

李杕拳禍記懲治罪魁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會議賠款

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八國聯軍入京之禍

三　和約概要

自罪魁處罰損害賠償二問題解決後，和議之障礙已除，其餘諸問題，中國與外國無大辨難，各國間亦無相差之意見發生，故談判之進行較易。至七月二十五日，北京媾和條約，遂完全成立，其概要如左：

第一款　德國欽差大臣被害一事，前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派醇親王載灃，爲頭等專使

大臣，赴德代表皇帝及政府惋惜之意。並聲明在遇害該所，竪立銘志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歷敍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書以拉丁德漢各文，已於五月十日興工。

第二款　懲辦傷害諸國政府及人民之首禍諸臣，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均定斬監候罪名，加恩貸其一死，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永不減免。莊親王載勛英年趙舒翹，均賜令自盡。毓賢啓秀徐承煜，均卽行正法。剛毅徐桐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奪原官，卽行革職。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開復原官，以示昭雪。（先是清廷已決用義和團驅逐外人，許景澄袁昶均力爭不可，觸載漪剛毅怒，立行彈劾，奉硃諭卽行正法。聯元以力爭向外開戰及傷害使臣事，觸太后怒，以爲有意抗旨，卽命正法，以某親王跪求始免。然拳衆已積怨於聯，俟其歸，闖入聯宅，逕行捕斬。立山亦言拳衆不可恃，拳衆恨之，遣人圍其第，伺立山出，執至莊王府囚之，旋殺之於市。徐用儀廷對時，力主和議，太后不悅，端剛嫉尤甚，未請旨，遽發拳衆擒之於私第。徐被捕之初，大聲叱問，我何罪而致此，未竟，刃已加頸，死狀殊慘。「見李杕拳禍記忠臣寃戮」）甘肅提督董福祥，革職降調。又各省地方獲咎

官吏，依本年三月十一、四月十七、七月六日各上諭所定各罪案，分別懲辦。諸國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本約附載第八號附件：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奉上諭：本日奕劻李鴻章具奏各國議定滋事地方停止文武各考試五年一摺，據稱順天太原地方鄉試，仍應停止。其單開山西省之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縣、文水縣、壽陽縣、平遙縣、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之南陽府、光州，浙江省之衢州府，直隸省之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灤平縣，東三省之盛京、甲子廠、連山、餘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之寧羌州，湖南省之衡州府等地方，均應停止文武考試五年。著各省督撫學政，遵照辦理，出示曉諭。「見滬濱書局辛丑各國和約文件彙編」）

第三款　日本書記生杉山彬被害，中國皇帝從優榮之典，已於本年五月三日，簡派戶部侍郎那桐為專使大臣，赴日代表皇帝及政府惋惜之意。

第四款　中國允定在於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滌垢雪侮之碑，已與諸國全權大臣，會同商定。其碑由各該國使館督建，並由中國付給估算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外省每處五千兩，此項銀兩，業已付清。

第五款　中國政府，允定二年之內，將兵器彈藥與製造兵器彈藥之材料，禁止入口。

第六款　中國皇帝允付諸國償款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

（甲）此四百五十兆兩，係以海關銀一兩，依左率兌換各國之金貨計算：

德國馬克三・〇五五。　奧國克勒尼三・五九五。

美國圓〇・七四二。　法國佛郎三・七五。

英國先零三・。　日本圓一・四〇七。

荷蘭弗樂林一・七九六。　俄國盧布一・四一二。

此四百五十兆兩，按年加四釐利息，以三十九年清還；本息皆用金貨付給，或按還時市價，易金付給。

（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辦理，以後諸國各派銀行董事一名，會同將所欠由該館中國官付給之本利總數收存，分給有干涉者銀行，出付回執。

（丙）由中國政府將全數保票一紙，交駐京諸國領銜欽差手內，此保票以後分作零票，每票各由中國特派官員畫押，此節以及發票一切事宜，應由以上所述之銀行董事，各遵本國飭令而行。

（丁）付還保票財源各進款，應每月給銀行董事收存。

（戊）所定承擔保票之財源，開列於後：

（一）新關之收入，內除給付擔保舊借外債之本利外，所剩餘之款；又進口貨稅，現今增至實行值百抽五所得之款。

（二）所有常關各進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新關管理。

（三）所有鹽政各進款，除還外國借款一宗外，餘剩一倂歸入。

至進口貨稅，增至切實值百抽五，諸國現允可行，惟須二端：

（一）從前之從價稅，改爲從量稅；其改定方法，依最近三年間各貨品卸貨後之平均價格，爲議價基礎。

（二）白河黃浦江兩水路，均應改善，中國應撥款相助。

增稅一層，俟此條款畫押日兩個月後，卽行開辦；除在此畫押日期後至遲十日已在途間之貨外，槪不得免抽。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人民，槪不准在界內居住。且各國爲保護公使館，得置護衞兵於使館區域。

第八款　中國政府，應允將大沽礮臺，及有礙北京至海通道之各礮臺，一律削平，現已設法照辦。

第九款　按照光緒二十六年冬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政府，應允由諸國會同酌定黃村郞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等處，留兵駐守，以保北京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

第十款　中國政府，允將兩年之久，在各府廳州縣，頒布左列各上諭：

（一）中曆上年臘月十三日上諭，以永禁或設或入與諸國仇敵之會，違者皆斬。

（二）中曆本年七月六日上諭，犯罪之人，如何懲辦之處，均一一載明。

（三）中曆本年七月六日上諭，以諸國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

（四）中曆上年臘月十三日上諭，各省督撫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於所屬境內，均有保平安之責。如復滋傷害諸國人民之事，或再有違約之行，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管之員，卽行革職，永不敍用，亦不得開脫別給奬敍。

第十一款　中國政府，允定將通商行船各條約內諸國，視爲應行商改之處，及有關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議商，以期妥善簡易。現按照第六款賠償事宜，約定中國政府應允襄辦改善白河黃浦江兩水路，其襄辦各節如左：

（一）白河改善河道，在光緒二十四年會同中國政府所興各工，盡由諸國派員與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務交還之後，卽可由中國派員，與諸國所派之員會辦。中國政府，應

付海關銀每年六萬兩，以養其工。

（二）現設立黃浦江河道局，經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該局各員，均代中國及諸國保守在滬所有通商之利益。預估後二十年該局各工及經管各費，應每年支用海關銀四十六萬兩，此數平分，半由中國政府付給，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

第十二款　中曆本年六月九日降旨，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諸國酌定，改爲外務部，位班六部之前，（本約附載第十八號附件，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九日，奉上諭：從來設官分職，惟在因時制宜，現當重定和約之時，首以邦交爲重，一切講信修睦，尤賴得人而理。從前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交涉，雖歷有年所，惟所派王大臣等，多係兼差，恐未能殫心職守，自應特設員缺，以專責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改爲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簡派慶親王奕劻，總理外務部事務；大學士王文韶，著授爲會辦外務部大臣；工部尚書瞿鴻機，著調補外務部尚書，授爲會辦大臣；太僕寺卿徐壽朋，候補三四品京堂聯芳，著補授外務部左右侍郎。所有該部應設司員額缺，選補章程，並堂司各官，應如何優給

俸稍之處，著政務處大臣，會同吏部妥速核議具奏。「見滬濱書局辛丑各國和約文件彙編」）且變通諸國欽差大臣覲見皇帝禮節。（本約附載第十九號附件，覲見禮節節略：「一」各國使臣覲見時，當在乾清宮正殿。「二」各國使臣覲見時，乘大轎至景運門外，換坐椅轎至乾清門堦前，步行入乾清宮，在皇帝御前覲見，退出之時，照前例各歸使館。「三」諸國或一國使臣，呈遞國書，中國應派轎至使館迎接，其送歸時亦照此例。又往返之時，均派侍衞沿途護衞。「四」諸國使臣齎奉國書入宮，必由各中門行走，惟退出時，應定各門，仍遵使臣平常覲見之例。「五」諸國使臣齎奉國書，呈遞之時，中國皇帝，必親手接收。「六」中國皇帝賜宴各國使臣，必在宮內，皇帝必躬親入座。「七」一切儀節，及中外各等交接，均照兩國平等儀節，總以兩不損傷國威為主。「見滬濱書局辛丑各國和約文件彙編」）

右約批准後，除第七條各國置護衞兵於使館區域內，與第九條各國駐守各要地外，其餘各國軍隊，均於八月退出直隸。北京陷落後，至此已閱一年，以各國保全中國領土主義，幸

無要求割讓土地之事；然禁止兵器彈藥輸入，削平北京大沽間礮臺，無期佔駐各處要塞，其侵害主權特甚。而賠款本利總額，依當時戶部奏案，共達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其實不止此數；條約第六條甲項，規定依兌換金貨率計算，則不以海關銀兩爲標準，而以兌換金貨率爲標準。自條約締結翌年來，銀價非常低落，每年按表還償外，額外津貼海關銀三百萬兩之譜，更受無窮之損害矣。

本節參考書如左：

滬濱書局辛丑各國和約文件彙編

陸元鼎各國立約始末記辛丑十一國和約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和議准約

四　中俄密約之周折

先是，俄人既占領東三省，欲與中國締結特別條約，先提議北京撤兵，次反抗罪魁處罰，

冀以結中國政府之歡心，而達其完滿之目的。及英德協議發表後，俄雖外表贊同，然其解釋，隱示該協約不適用於東三省，其心已昭然若揭。北京和議之開始也，中外喧傳俄關東總督，與奉天將軍增祺，締結密約九條，其中如奉天省城等處，應留俄兵駐防，將軍及地方官等，應以禮相待，並隨時盡力幫同照料住宿處所，以及採買糧料等事。奉天軍隊，應由將軍一律撤散，收繳軍械，並俄隊未得之軍器庫所存各軍裝槍礮；統行轉交俄武員經理。奉天各處，俄軍未駐紮處所，礮臺營壘，應會同俄員，一併前往拆毀。營口等處，俄官暫爲經理，俟查得奉省確實安定時，再行調換華員。以及奉天各處巡捕馬步各隊，如地方有事，不足於用，無論水陸邊界腹地，可由將軍就近知會俄員，轉請帶兵官盡力幫同辦理。蓋依上述之密約，東三省幾全置爲俄之保護領矣。至光緒二十七年（公曆一九〇一年）正月。復傳駐俄中國公使楊儒，與俄外務大臣拉穆斯多爾夫，締結中俄密約十二條，其要如左：

（一）俄國許將東三省交還中國，中國可在該處設官辦事，一如從前。

（二）應許俄國在該處留兵駐防，該將軍及地方官，應格外和洽。

（三）該處若有事變，俄兵可幫助中國盡力平亂，中國應將該處官兵一律撤散，俄人未得之軍裝火器礮臺營寨以及火藥庫等亦宜交出拆毀。

（四）中國不得駐兵東三省，亦不得再行練兵，遇必要時，須先與俄人會商，其數亦由俄人酌定。軍裝火器，並不得運入東三省。

（五）東三省各地方官，應歸俄人指派各大吏若有處置失宜，俄人可請中國革辦，政府須即照准。

（六）北中國水陸軍，應歸俄人訓練，不准他國人干預。

（七）中國棄旅順口金州之自主權。

（八）滿蒙及新疆伊犂一帶礦山鐵道，及其他利益，非經俄國許可，不准讓與他國人並中國人自辦；又不准於牛莊一地外，租與他國。

（九）中國應賠俄國兵費。

（十）鐵道產業被毀，以及他項損害，亦歸中國賠償。

（十一）現時俄國損失費用，中國須以東三省全部或一部之利益爲擔保。

（十二）中國應許俄國由東三省支路或幹路，再造一線，直達長城及北京二處。

右約既披露，英政府卽向俄質問，俄外長力辨其無，而駐美俄使喀西尼，亦向美力白其妄。然楊儒以俄政府之迫壓，不得已而結此約，經電弈劻李鴻章，轉奏請旨。鴻章以條約提示各國公使，日英美德奥意諸國，先後向中國警告，而日英爲尤烈。時奕劻首倡反抗，而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兩廣總督陶模，巡撫德壽等，均奏請拒絕；東撫袁世凱，鐵道大臣盛宣懷，電稟李鴻章，告密約不利。而日本以東三省利害之關係，更一方向議會宣言：東三省包括於英德協約之內，一方向俄政府，請將密約提示列國會議。俄政府知難遂其欲望，旋向各國申明廢棄，而第一次密約，遂成泡影矣。

俄人於第一次密約，雖自行廢棄，然究非所甘心，及北京和議成立後，由西安頒布兩宮暫不回京之諭，俄遂以北京主權尚未確定爲辭，要求繼續占領東三省。李鴻章不得已，於九月中旬，復與俄使協商，修訂第二次密約。其中如關於牛莊山海關鐵道交還條件，東三省退

兵條件，東三省軍隊訓練條件，日英軍隊輸送條件，建築鐵道支線條件；較之第一次密約，俄人讓步實多。然是時太后納劉張兩督之疏，拒不批准，並命鴻章廢約。鴻章以北京議和，身肩難局，憂勞致疾，及接廢約之諭，病勢頓加，以九月二十七日病卒。旋俄人雖繼續與奕劻王文韶交涉，然以兩宮回京，既失繼續占領東三省之交涉，且以日英之反抗，密約終未免實見云。

本節參考書如左：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附記增將軍與俄立約事

吉田良太郎西巡大事本末紀附中俄密約說帖

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八國聯軍入京之禍

五　淸帝回京

初，兩宮在太原時，李鴻章入京議和，各國使臣卽有請帝回京主議之說，鴻章以告，帝頗肯允從，太后持不可，旋又納鹿傳霖之奏，西幸西安。迨和議就緒，列國允行撤兵，內外大臣迭

奏請回京，而翰林院侍講學士惲毓鼎言之尤切。略謂：近來和議已成，外兵將撤；京師雖遭兵火，苟有以善其後，未嘗不可奠鼎祚而卜靈長。惟回京日期，至今尚未宣示，官商士庶，喁喁西望，日盼鑾輅之早還。我皇太后皇上一日不還，大局一日不定，即宗社一日不安，舉凡政教號令，亦一日不能歸一，此誠今日之要務，中興之轉機也。況又翠華西巡，瞬將一載，上瞻陵廟，下顧臣民，度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之心，必有不忍恝置者。議者必謂北方危險，車駕未可輕還，夫處君父於患難之中，聖心固有不安，臣心亦何忍輕議。惟熟籌今日時勢，我皇太后皇上萬不能不還，還之後亦萬無意外之虞。如必欲昭慎重，則暫移蹕開封，體察情形，再行北上。西安災歉，糧運艱難，萬乘久居，誠非便利；開封控制較便，儲峙較豐，趁此春和，從容就道，似亦萬全之策也。旋北京紳民，又紛紛呈請回京，都察院亦聯銜陳奏，四月二十一日，乃諭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並命各衙門先期預備，將此諭一體咸知，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云。

迨七月一日，以陝撫升允奏言：關中炎熱，大雨之後，泥淖彌深，懇請展期回京。豫撫松壽，奏言積雨連旬，河水驟發，蹕道多被衝毀，靈寶閿鄉等處，深溝一線之路，山水暴注，尤屬危險，

泥深數尺，節節阻滯，鞏縣行宮，因洛河漫溢，工程亦有損失，刻正設法改造，懇將回京日期，改至八月節後。乃諭改至八月二十四日，啓蹕回京。至期，兩宮由南門出，迤邐至東門，然後向東行，前有馬隊開道，次爲宮監，次爲御前侍衛，次爲御輿，中貯章奏要件，次爲御前頂馬侍衛，後爲帝輿，次爲皇太后輿，又次爲皇后輿，又次爲妃嬪大阿哥王公貝勒之輿，最後有大車若干，皆侍從之人也。十月十日，兩宮在開封，慶賀萬壽，設備頗完。十一月四日，由開封啓行，十四日抵順德，時袁世凱方督直隸，迎駕。十六日復啓行，世凱扈蹕，恭親王溥偉等，自北京赴正定接駕，二十四日，兩宮乘火車回京。計是役行李所費，約千數百萬云。

先是，太后自經大創後，恍然於國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後行政方針，不能不從事改革，以圖補救，故當在西安行在時，即毅然以決行新政之諭旨，布告中外。旋又命設立督辦處，派奕劻李鴻章榮祿王文韶鹿傳霖，爲督辦政務大臣，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遙爲參預，瞿鴻禨爲政務大臣。命銷毀各部署案奏，裁汰書吏，命整頓翰林院，課編檢以上各官，以政治之學，復開經濟特科。命自明年鄉會試爲始，均試策論，不准用八股文程式，並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

科鄉會試。命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命宗人府府丞盛宣懷，爲辦理商稅事務大臣，議辦通商行船各條約，及改定進口稅則一切事宜；並著劉坤一張之洞隨同辦理，新政漸繁興焉。太后每見臣工，恆涕泣引咎，羣臣請行新政，多所採納；及還京，中外漸安輯，遂日奢肆，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蓋已忘喪亂矣。惟惕於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得不時入宮歡會，間與內政，日本內田公使夫人，解華語，尤融洽。內監李蓮英最用事，與白雲觀高道士拜盟，而華俄銀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緣結於蓮英，多所密議，外交尤有力焉。

本節參考書如左：

李杕拳禍記回鑾誌盛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復詔變法

羅惇曧庚子國變記

六　東三省撤兵問題

初，俄人所力征經營之中俄密約，既以中外之反抗，終歸泡影，故兩宮回京後，迭促俄國撤退東三省之兵，不應；日本國民同盟會大激昂，要求本國政府，以武力迫俄撤兵。時日英國交素洽，而英人對極東政策，夙與俄持勢力均衡主義，見俄不僅囊括東三省且於西藏大有所活動，亦不得不與日本相提攜，而二國實際之接合以成。光緒二十八年（公曆一九〇二年）正月，駐英日本公使林董，與英外務大臣蘭斯頓，締結日英同盟條約。其大要如兩締盟國以相互承認中韓兩國之獨立，聲明該兩國無論何方，不爲全然侵略的趨向所牽制；但兩締盟國於中韓之利益，若因他國侵略行爲，有所侵害，或中韓自起騷擾，致締盟國之利益，及其國臣民之生命財產受侵害，兩締盟國爲擁護該利益起見，各得執行必要之手段。又兩締盟國若一方因防護利益，與乙國交戰時，他一方須守嚴正中立，並努力妨礙第三國加入乙國，與同盟國交戰。蓋該條約之主旨，雖標保持中韓獨立之名，實則日英各欲維持其利益，而

藉以抵禦俄人也。

日英同盟條約既發表，諸國多表同情，俄人對東三省永久占領之慾望，至此遂不敢固執。然恐日英同盟之結果，有礙俄國極東勢力之權衡，乃將俄法同盟關係，擴張至極東方面，冀與日英同盟相對峙。同時更向各國宣言，謂英日協約之目的，全與俄國素持之主義同揆，於是東三省問題之解決，更進一籌。三月一日駐北京俄國公使雷薩爾，與奕劻王文韶，締結東三省撤兵條約如左：

第一條　俄國皇帝，表明對中國皇帝，交誼親厚，將東三省暴擊俄民之事，置之不問。允任東三省各地，歸復中國權勢，並將該地方一如俄軍未占據以前，仍歸中國版圖，及中國官治理。

第二條　中國政府，自接收東三省自行治理之際，申明與華俄銀行，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日所立合同年限，及各條款，實力遵守。並按照該合同第五款，承認極力保護鐵道，暨在鐵道執事各人；並分應保護在東三省所有俄國所屬各人及各事業。

中國政府，承認以上各情，再無變亂發生，並他國之舉動，亦無牽制，俄國政府，卽將東三省俄國所駐各軍，繼續撤去，其方法如後：

（一）中俄簽字畫押後，限六個月，撤退盛京西南段至遼河所駐各軍，並將各鐵道交還中國。

（二）再六個月，撤退盛京其餘各段之軍，及吉林全省之軍。再六個月，撤退其餘黑龍江省所駐俄國各軍。

第三條　中國政府及俄國政府，爲免光緒二十六年變亂之復熾，當俄兵未退之際，駐紮東三省中國兵隊之額數，及駐紮處所，中國允認除各省將軍與俄國兵官籌定所必須勦辦彈壓兵額外，中國不別添練兵，惟在俄軍隊完全撤退後，仍由中國酌核。俄軍全撤後，東三省所駐中國兵額，應添應減，仍隨時咨照俄國政府，蓋中國增添東三省軍隊，俄國亦必增邊境軍隊也。

東三省安設巡捕及綏靖地方等事，除指給中國東省鐵道公司各地段外，各省將軍教

棟專用中國馬步捕隊，以充巡捕之職。

第四條 俄國政府允許將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間，被俄兵所佔據並保護之山海關營口新民廳各鐵道，交還中國。

中國政府允許：

（一）設有應行保護該鐵道情形，由中國負其專責，並不請他國保護修養，並不可准他國佔據俄國所退各地。

（二）該鐵道經營各節，必照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之英俄協約，及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英山海關牛莊鐵道借款契約辦理，日後該訂鐵道借款契約公司，不得藉端占據或經理該鐵道。

（三）日後在東三省南段續修鐵道，或敷設支線，並或在營口建造橋梁，或山海關鐵道終點有遷移之計畫時，由中俄協商辦理。

（四）應將俄國政府交還山海關營口新民廳各鐵道所有重修及養路各費，由中國

政府與俄政府商酌，賠償俄國，因此項未列賠款總額之內。

右約簽押後，俄政府更向各國宣言，略謂：俄國佔領東三省，實因暴徒蜂起，爲保護東三省利益不得已之所爲；今平和克復，俄國之利益，既得確障，故遵迭次宣言之主義，與中國政府締結本約云云。義和團事變，至此始完全終結，然俄既乏之特許權之規定，將東三省全狀歸返中國，較之日英同盟前與中國所訂之中俄密約，其讓步誠不可以道里計，此日後東三省撤兵案之所以終不能履行，而爲日俄戰爭之一導火線也。

本節參考書如左：

李杕拳禍記中俄新約

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八國聯軍入京之禍